

《小小的家》

作者：[日] 中岛京子
译者：曹亚辉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定价：28.00元

这是被誉为可以与川端康成作品相媲美的唯美小说，日本直木文学奖的获奖作。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日本，少女多喜只身来到东京，与平井老爷一家生活在一起。这一家人端庄恬静，多喜与他们生活得颇为和谐。不过社会始终处于动荡的变化中，而一个意外到来的年轻人，也打破了几个人的平静生活。这部关于爱与死亡的小说，始终充满了感动，能让你在缓慢的阅读时光中获得很多感悟。



《魂断阿寒》

作者：[日] 渡边淳一
译者：文洁若 季丽晔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定价：32.00元

在对中年男女的情感世界进行了多年关注之后，渡边淳一少将目光投向了更加青春的年龄段。纯子年仅18岁，却是一位有着不错前途的天才少女画家。然而她先是突然失踪，继而在几个月后被人发现死于阿寒湖边。她为什么突然告别人世？20年后，她当年的初恋情人试图调查出真相，走访了她的亲人，以及与她关系很密切的几个男人。情感的复杂纠葛，将在渡边淳一的笔下再次呈现迷人的画面。



《春宴》

作者：安妮宝贝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定价：39.00元

安妮宝贝主持的杂志《大方》不久前刚刚推出了第二期，以恶搞她的文风而成的“安妮宝贝体”最近也在网上颇为流行——当拒绝长句、频繁使用句号的风格被网友调侃的时候，正逢其长篇出版，那么去读一读是否有何变化，也就成了很有趣的事情。



用心追求真实 (代序)

——关于张伯驹先生的沉思

■张恩岭

当您打开这本书时，或许您已接触过有关张伯驹先生的文章和书籍了。不过，这是一本与您阅读过的大不相同的书，这是一本在历史真实性基础上准确刻画出张伯驹先生命运、性格、精神世界及其人品的一本书。

那么，我是怎样写成此书的呢？起因是2007年夏，因参与家乡编纂《张伯驹先生追思集》一书，有幸更广泛、更深入地调研，研究了张伯驹先生的生平，获取了许多珍贵资料。这时我才感到，有关张伯驹先生的书籍、文章很多，且大都以“玩主”“名士”“大藏家”“国宝”命之，这与我心目中逐步明晰的张伯驹形象有较大差异。张伯驹已不像生活中的凡人，他的一些话更像剧本台词，我想这些书大概就是“传奇”为主体的。传记需要“传奇”，需要趣味，但不能因“传奇”、趣味失去真实。这样，我更感到需要有一本严谨的朴实的本色的《张伯驹传》。

度才量力，我都难以承担这一庄重使命。但我有一颗执著的心，就毅然上路，且不管目标能否达到。

首先，我要写的是“传记”而不是“传奇”。不能否认，张伯驹传奇一生，亦平凡一生。我所不取的只是凭合理想象而虚拟

的“传奇”部分。诸如真实生活中，凡人所不可能说出的豪言壮语之类以及群众中流传甚广，似乎已成定论的“传说”故事，特别是重要的大事和关键细节。例如“张伯驹被聘文史馆员是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意外发现了张伯驹撰写的挽联，当场交待周恩来办理的结果”。其实，这不是真相。张伯驹被聘文史馆员的曲折经过与毛泽东临时参加陈毅追悼会，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这一“巧合”的广为“传说”和部分作家的书写就消弭了张伯驹真实生活中一段“溥溥大地锥无可立”的辛酸处境及其对无情迫害的抗争，还有章士钊先生的仗义执言及周恩来总理的关切等事实。因而，还是还历史的实况为好，否则，严酷的现实问题要靠“传奇”去解决，苦难的历史就被淡化。

因此，我的坚守就是：真实是传记之本。一个故事的价值依赖于它的真实性，如果是假的，那就分文不值。

那么，张伯驹在我心目中是个什么人物呢？从根本上说，张伯驹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不是所谓的先进人物，他反而是一个固守传统，既不去适应也不会适应任何政治气候的文化人。正是这一点，才成就了他卓越的艺术

成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坎坷的遭遇。就以张伯驹捐献其珍藏的8件文物珍品一事而言，反右斗争前，有人赞扬他是真积极；反右斗争中，又有人批判他是假积极。其实，这些都不对。这是其“故予所收藏不必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博大胸怀，经过深思熟虑的慎重抉择。而这一抉择远比毫不犹豫、痛痛快快的行为要深沉要伟大得多！“积极”“先进”一类词汇都是对张伯驹的误读。先进文化需要创造，传统文化需要固守与传承。

张伯驹就是一个纯粹地坚守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文人，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作为文物收藏与捐献大家，他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空前伟大的收藏家的历史使命；而他所固守与发展的京剧艺术与理论则成为中国京剧事业的宝贵财富。但是，张伯驹一生的文化艺术成就，在他自己看来，最值得欣慰的还是其词作，他曾郑重地说过：“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的确，张伯驹的词作，充分显示出他的天才。在他的词作里，我们直接感受到其一脉相承的宋词艺术的神韵与华美。

至于张伯驹的性格与人品，那就是博雅通脱、本色散淡、仗义作风、独立意志综合形成的独特个性。所以，在上世纪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都能一如既往地恪守做人的根本。例如，被划为全国大右派的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去世后，张伯驹并不因“阶级斗争”的特殊氛围而畏惧，不计个人利害，前往吊唁。他是为着章伯钧“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恻，是个大丈夫”而去的；不久，陈毅元帅去世了，他又撰写挽联寄托哀思，是为陈毅“功在国家，尚且被辱”而悲愤的。显然，张伯驹是在用同一种人品对待政治身份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他坚守中国文人的良知与操守，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就是中国传统儒教的道德和风范。特别是在其后半生所遇到的各种风浪中，他的高风亮节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待人行事之中。

在本书的结构上，主要采取纵横交错式结构。张伯驹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解放前是其盛年阶段，也是其各种艺术成就逐步形成并达到成熟的阶段；解放后，其后半生则是固守中华文化传统，将其艺术成就贡献社会及其累遭灾难而愈显其骨气的阶段。在前一阶段，本书大体将其词作、收藏、戏剧、书画等交叉进行的艺术活动作并列式的叙述；而在后一阶段，则按时间的推移为序叙述。

张伯驹是一个时代的骄傲，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我们相信，悲剧不会重演，我们也更加祈盼，中华传统美德的复归，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

物理学者撰写物理学大家
这是最值得阅读的杨振宁

最近，杨振宁先生有两件事很受人关注，一是清华大学确认其妻翁帆进入该校读博士，一是杨振宁本人认可的一本《杨振宁传》出版。

大凡名人，对于别人为自己撰写传记的事情，从不轻易应允，乔布斯、巴菲特如是，杨振宁亦如是。但此次《杨振宁传》的新书发布会上，杨振宁不但亲自出席，还与到场的丘成桐等科学界大腕进行了一场对话，对此书的认可度非同寻常。

传记作者杨建邺，本身就是

物理学者，也是一位科普作家，这两重身份，使得他能够在杨振宁从事的研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座通俗讲解的桥梁。这本书最初成形于2003年，比较简明，只写到了1999年为止，而后杨振宁见到此书，特邀杨建邺见面。几年后，杨建邺在原书基础上进行了补充采访与写作，增加了近10万字的内容。全书从杨振宁出生的1922年一直写到了2010年，记录了他的学术生涯、社会活动以及私人生活等内容，由于杨振宁对这本传记亲自审核认可，并

提供了百余幅配图，因此堪称是迄今为止最值得阅读的杨振宁传记。

既然传主本人亲自审核，那么书中对于许多焦点事件的评述，无疑会表达很多态度。杨振宁在学术领域的一贯理念、与李政道之间的是是非非以及晚年颇为轰动的爱情等等，都是此书的看点。

杨振宁在新书的发布会上说：“杨建邺先生这本书花了很大的力量，你们如果去看的话，他有一百多个参考书目，很多都是相当长的书。很显然作者把这些书都



很仔细地看过，单是这件事情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另一个特点，杨建邺自己是念物理的，所以这个书里面对于我所做的物理工作，他用普通的语言做了很详细的介绍，这个当然也是别人做不到的。” (津报)

杨振宁与翁帆：一路牵手

他说：“三四十年后，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罗曼史。”

她说：“我也这样觉得。我这样想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好。”

在杨振宁和翁帆婚后，我有三次机会见到翁帆，其中前两次有很深的感受。第一次是2007年9月6日杨振宁到武汉参加全国科技大会时，我和妻子吴秋芝在武汉市美亚达酒店26层的套房里第一次见到翁帆；第二次是2009年6月30日至7月7日在清华大学归居采访杨振宁时，再次见到翁帆；第三次是在香港中文大学。

第一次在美亚达酒店见到他们，当我们到顶楼旋转餐厅吃饭时，一出房门他们就牵着手走向电梯。我不由自主地想：天下有多少伴侣能够这样？在进餐时，我和杨先生谈得多是物理学历史上的一些典故，可能是由于杨先生的影响，翁帆显然也知道一些，她会很适度地插上一两句，使得谈话显得轻松惬意，也得体地显示出女主人的角色。但是她绝不抢话头。

第二次在清华大学见面，给我的感受更多。我们一行五人(翁帆的妈妈正好在北京)从归居后门出发向不远处的甲所走去。翁帆拉

着杨振宁的手走得比较快，总走在前面，我们夫妇与翁帆的妈妈在后面跟着边走边谈。翁帆的妈妈说：“他们有时还喜欢不走大路走偏道。”也巧，我们这时正好走到杨振宁以前读过的小学成志学校。学校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山坡，这时杨振宁兴致很高，说：“这是我以前上小学的地方，现在好像是一个什么工会办公的地方。从小山坡上走，可以看到这个学校里面的院子。”翁帆立即回头对我们说：“他一定是又要走小路了！”

果然，与翁帆一直握手前行的杨振宁向路边一个小坎子走去，在

翁帆的帮助下，他们两人率先跨上小坡，走上山坡上的一条弯弯曲曲的泥土小路，我们从小山坡上往下看成志学校。到了坡顶，杨先生兴致很高地指着坡下的院子说：“这学校不大，但是教学质量很好。以前我们一群学生就喜欢在这坡上玩耍，冲上冲下……”我往下看，果然这所原来的小学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院子。下坡时他们两人的步伐没有减慢。

这一次与杨振宁夫妇几天的接触，我不能不相信杨振宁对他和翁帆的婚姻说的一句话：“三四十年后，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罗曼史。”翁帆说得更好：“我也这样觉得。我这样想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好。”

摘自《杨振宁传》